



兰亭行

◎邹志生

丙申清明前夕，我与汪敦银兄临时起意，直飞萧山机场，转赴绍兴谒兰亭。

因人多车多、天雨车慢的缘故，辗转到兰亭景区时已近下午五点半，售票处已关门闭户，敞开的大园门有出无进。心切而不甘呀！我和敦银兄厚着脸皮去找守门的师傅求情，结果被告知没门票不能进。最后我俩向守门师傅互相介绍对方，我说汪敦银是第十一届书法国展金奖获得者，敦银则说我是湖北省三个书法教授之一，千里之外冒雨赶来就为看兰亭、拜书圣，如果进不了园翌日再来，一是晚上定然睡不着，二是会误了返程飞机。也许是我们的诚恳打动了他们，其中一位去请示领导，领导觉得我们不是一般游客，是书圣真正的粉丝，破例派年轻的韩伟先生领着我们进园，且免收门票——哈哈！真是柳暗花明呢！

怀着感激之情跟随韩先生入园，沿途只有一对情侣在亲昵拍照，没见到其他游人，毕竟快关门了。我对照着《兰亭序》中的描绘核对心中熟悉而眼中陌生的场景：仰看崇山峻岭，俯寻清流激湍，近观茂林修竹，远听空山鸟鸣，虽气清天不朗，然风惠心和畅，曲径通幽，移步换景，处处妙不可言。只是在鹅池没能见到白鹅浮绿水，韩先生说天已近黑，鹅已归舍。好在鹅池碑就在水畔，于是我背倚亭柱，注目欣赏流畅而大气的“鹅池”二字。

与敦银兄交换拍照留影后离开鹅池，来到流觞亭前，看曲水流觞处小景精致，古木参天。我在流觞溪中掬水一饮，想借书圣和天地之灵气对书艺有所顿悟。就在我饮罢抬起头时，突然看见敦银兄走到右军祠门口，双膝跪下，两手合十，扑倒便拜，前额叩地——我俩的举止，也许只有书坛中人能理解吧。

走出兰亭园大门与韩先生执手道别，突然看到门边“三月三”兰亭书法节的大幅书事活动一览表，我和敦银兄都后悔早来了几天，若是“三月三”那天来，所见所获岂不更大？

夜宿何处？敦银兄有意去绍兴市内，结果被我固执地拉到了兰亭景区旁兰山村的“农家乐”。不是我不想去市内，实在是不愿太早太快离开兰亭、离开书圣，在兰亭邻舍睡一夜，心中的满足多几分、遗憾少几许。

夜深，雷雨大作。羡慕敦银兄呼呼大睡，而我不能入眠，自然是满脑子兰亭和《兰亭序》——

魏晋是一个生命意识觉醒的年代，如何对待人生、如何摆脱生死之痛？士大夫之族有的服药吞丹，有的栖隐林泉，有的清谈老庄，以期延长寿命或求忘情达观。对此风习，书圣在《兰亭序》中以睿智告诉人们：将生与死等同看待是荒谬的，将长寿和短命等量齐观是虚妄的。他批判了时人推崇的“一生死”、“齐彭殇”的老庄哲学观（在序言中这段有关生死的高论不曾被多数人注视，皆因王羲之的笔书墨迹乃“天下第一”而一叶障目罢了）。正因为如此，雅集兰亭的诸子在山水之中观象味道，超然逍遥，诗意享受人生，以抗拒生命被无端淹没的隐痛。

置身于兰山脚下而回顾黄昏时分的兰亭之游，笔者羡慕老少群贤流觞趣饮、吟诗唱和之雅，体味《兰亭序》的文辞之美与书艺之精，慨叹远古先贤的笔墨情趣与精神世界是何等典雅和充实！相比而言，书圣羲之与世人、与群贤的不同就在于，他用一篇优美而深刻的序文升华了时人的生死观，他用一幅旷世杰作大开后世书人的眼界，他的生命在笔墨中延续。而这，对于今世书家的教育、启迪和示范意义是相当深刻的。总览当下书坛，繁荣发展的同时也有与主旋律不谐的杂音，如某些笔墨稀烂者求名不择手段，逐利厚颜无耻。须知，书圣与兰亭之所以能历千年而美誉不衰，乃因人与书都有文化之灵和艺术之魂。当今书坛一些人走捷径、随时风、写丑怪，真应该来兰亭看一看！

这一夜在兰亭近邻兴奋难眠，天亮晨起却神清气爽。春雨未歇，我与敦银兄在“兰亭”刻石前留影后，到对面车站上了往绍兴市内的大巴。车开了，车窗上雨水横斜，车窗内我与敦银兄不约而同地回头，恋恋不舍地与兰亭告别。



叶有所思

叶蓉，80后，语文教师，用心书写生活点滴。

做个体面的人

◎叶蓉

蔡康永在告别“康熙来了”时曾经落泪，说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一天录五集，摄影棚的背景还是随便从仓库里翻出来的破烂儿。蔡康永在提及这些时特别难过，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节目背后的辛酸和不堪，他很想维持一种体面。台湾的电视台真的好穷，可是“康熙来了”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。不得不说，不管舞台多破，蔡康永站在那里，就是体面。

体面是上个世纪绅士的做派。蔡先生出身世家，当年的太平轮就是蔡爸爸的，也正因为太平轮的沉没，才导致了家境的一败涂地。可是，蔡康永要到很晚才知道家境没落的原因，他的父亲，从来没有说过。说了，也不过是抱头痛哭一场，不说，是选择了一份体面。所以，在我们审美疲劳还没有到达顶峰的时候，蔡康永选择了体面地告别，与其坐着等别人叫他走，不如站起来整一整衣服，自己说再见。

我们这代人已经很少顾及体面，我们很喜欢一个词，叫作“撕”。三言两语不合，当场就可以撕起来，未必是四肢身体，话语也可以是洋枪利刃。只是，但凡是撕，不管是动手还是动嘴，总归是要赤裸裸揭开外表给人看的，没有了西装革履，人如何能体面？更不要提扯得头发花散，口角撕破、衣衫不整，任你有一天大委屈和堂皇理由，撕成这样，谁面上都不会再好看。

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爽，看不顺眼的人，眼里容不下的事，都可以单刀直入地肆意批驳，你受不住，是你的小气与狭隘。我们紧紧抱着伏尔泰的“我不同意你说的话，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”，来彰显自身的话语权。讲得难听不要紧，话糙理不糙啊！可是你看蔡康永，他坐在那里悠悠地说：我觉得你说的都很有道理，可是我还是想讲一讲……他从来都懂得尊重人。

一个体面的人，是谦和的。他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，也绝对不会恶毒地加以批评和非难。他只是平心静气地讲一讲他的想法，你愿意听，是他的荣幸，你扭头就走，也站直了送客。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，不哭不闹，不折不挠。体面，绝不只是衣着，是境界。

吃饭问题

◎黄洪书

不得不说，吃饭问题，实在是个大问题，别的不说吧，就说我自己，小时候，实在是饿得可怜，至今还记得因为眼馋别人家的一桌饭菜，就守在别人家门口不肯离开的情景，所以，我曾经发誓：这辈子就算胖得像头猪，也决不节食。

不过，说归说，等日子过得不一样了，想法也变化了。等到真的胖得有点让自己讨厌的时候，我也急着要节食、要减肥了。因为这时候又认为，吃饭问题已没有漂亮问题来得重要了。

多年来，我一直坚持自己做饭，不去饭店，不去食堂，原因并不是自己做的饭菜好吃，只是认为自己做饭可以省钱罢了。所以，即便是在学校里上班，我也要自己做饭。最近灶头坏了，临时去食堂打了几次饭，这才发现，原来在食堂吃饭花的钱并不多啊！相比我自己做饭，花费还少一些，而且学校有吃饭补贴，我连补贴的钱都吃不完呢！再说食堂每天有几十种菜可以选择，营养更均衡。这时候我才意识到，吃饭问题已不是个问题了，是我的观念还停留在过去。

最近我还发现，经常到了吃饭的时候，老公就会被人“抢走”。老公的姨妈跟我们住得很近，所以，我不在家的时候，姨妈总是把老公的一日三餐都包办了。等到我回家要自己做饭时，姨妈总是会送两盘小菜过来，或是提前打电话说，饭都做好了，你们快来吃吧！刚开始，我有些过意不去，觉得姨妈年纪大了，还总是为我们做饭，也太辛苦了。可渐渐地我发现，没有人陪着她吃饭，她好像空落落的。原来，她即便辛苦也觉得快乐，对老人而言，吃饭早已不是个问题，没人陪伴才是个问题了。

吃饭的问题，曾经是个大问题，如今终于不再是个问题；还有很多问题，例如穿衣，出行，上学等问题，曾经也是个大问题，如今也都不再是个问题。如果说现在还有什么问题，我想还是有的，比方说住房问题，房价高得我们很多人都买不起，这就说明它还是个大问题，但只要社会在发展，这些问题最终同样不是个问题。到将来，对个体来说，也许只有健康问题、快乐问题、感情问题，才是一直要关注的问题。

留一点缺陷又何妨

◎水草

每次遇到朋友洁，不是埋怨小城没有能与她执手到老之人，就是数落红娘没有眼光，净给她介绍有缺陷的对象。我相劝，谁没有缺陷呢？还是改变一下自己吧。她始终听不进去。

洁拥有姣好的容颜和一份好工作，家庭条件也不错。多少年来，一直有热心人为她牵线搭桥，也曾有几个小伙青睐于她，可她从未看上一个。如今她早已年过不惑，仍是孤家寡人。究其原因，用她的话说，是“从未遇到过完美的对象”。妙龄时的洁，对于另一半的条件，除了德智体要全面发展外，还有诸多附加条款，如：戴眼镜的不要，怕度数加深，生活不便；父母没有固定工作的不要，怕赡养父母影响生活质量；富二代的不要，怕男人有钱会花心；在单位没有得到重用的不要，怕没有发展前途；家族三代有人生病的不要，怕遗传；有过初恋的不要，怕旧情复燃……如此条件，能有几人符合？

等同龄人的孩子大都上了学，她的条件同样苛刻：离婚且妻子在世的不要，怕藕断丝连；有男孩的不要，怕担起更多的责任；有兄弟姐妹的不要，怕关系难以处理；在单位没有职位的不要，怕

自己掉价；不会做家务的不要，怕自己当娘姨……

在与人相处时，她也总是鸡蛋里面挑骨头，不是怪人家风度欠佳、才疏学浅、个性不好，就是怪人家不够温柔、不懂生活。如此下来，相处一两次，人家就退避三舍了。冬去春来几十载，尽管洁渴望得到真爱，但始终没有谈过一场真正的恋爱，直怨上天没有赐给她爱情。可她从未想过，自己在异性眼中究竟是否完美。她也永远不明白，人之所以追求完美，就是因为人的不完美。容貌为上天所赐，出身不由自己，唯有个性、修养靠自己修为。

多想告诉她，烟火中的凡尘世女子，就该配一介凡夫俗子。只要他善良、真诚，只要彼此相爱且有共同的语言，许多外在因素，其实与相爱无关，而且也会随时间而改变，只要初心不移，已经足够。况且，有些缺陷，实在无伤大雅，倒成了他鲜明的特征，在有情人眼中，反而显得更加可爱。面对着他的某些缺陷，你可以指着对方的额头，嗔一句“你这个人呀”，然后温柔地纠正。他若因此改变，你会心生感念更加爱他；他若无法改变，也不必苛求。

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人间难得是真情，留一点缺陷又何妨？

